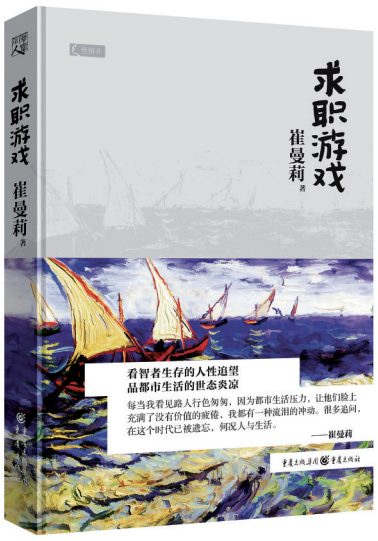
独家连载



人性追望
世态炎凉

03 终于解脱了

苹果很困惑，她不知道成功的人是如何生活的，他们怎么能爱情事业两得意呢？或者怎么能二者得意其一呢？像她这样双失败的人，可能真的不多吧。

苹果越加抑郁，眼角两边长出不少黄褐色斑点，由于常年熬夜，她的眼睛总是很疲劳，也有了眼袋。以前跟报社的同事出去吃饭，或者见一些客户，还有人称她几声美女，跟她开开玩笑，现在见到她，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喊她老师了。

青春一去不复返，苹果为了遮盖眼袋，也为了眼睛舒服，索性配了一副黑框眼镜戴上。苹果觉得自己对生活的放弃越来越多，这不仅是穿衣打扮的问题，也不仅是张凯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人生议题。对于她来说，一切都太复杂了，她不知如何搞定，更不知如何发问与解答。

苹果真的没想到，这个困扰了她7年的问题，会以这样的方式解决。她无数次想过自己和张凯分手以后，应该是什么样子，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居然如此平静，甚至如此解脱。

张凯走后，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扫帚，开始打扫卫生。她把家里每一个角落都清理了一遍，除了电脑，还有玻璃碎片、纸屑……和张凯所有有关的东西都被她装在一个箱子里，放在墙角。她担惊受怕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虽然没了男人，可她至少可以一个人轻松自在地过日子了。原来没有张凯，她的生活就没有了负担。

张凯离开了和苹果住过5年的小屋，提着一个箱子。此时已是初秋，风吹到身上有一些凉意，大约走了半个小时，张凯有些清醒了：我能去哪里？我要去哪里？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我不会再回到和苹果曾经在一起的那个家了。

这样也好，张凯觉得这确实是一种解脱，自己拖累苹果这么多年，没有工作也没有钱，两人何必这样耗下去？

张凯在街边停下来，掏出皮夹翻了翻，里面还有280块钱和一张可以透支5000块的信用卡，这是他现在的全部家当。

他拿出手机，开始给几个哥们儿打电话，其中有两个是大学时候的同学，都已经成家立业了。张凯一说明原因，他们都委婉地表示这两天很忙，恐怕没有办法接待他。其他的人有的在出差，有的正在开会，话说一半，就把张凯的电话给挂了。突然，张凯想起一个和自己在网络上打游戏打得很默契的朋友，也是为了打游戏方便，两个人才互留了手机号码。张凯厚着脸皮给他打过去。对方问清楚他是谁后显得很高兴："哥们儿，约我打游戏啊？我这两天正出差，忙得要死，顾不上。"

"非也非也，"张凯不敢再说自己的近况，只是含糊地说，"为打游戏和老婆吵翻了，老婆把电脑砸了，把我赶了出来，心里郁闷，找你聊聊。"

"哎，"那人哈哈笑了，"我当是什么大事，这事我也遇到过，没事，过几天她的气就消了。哥们儿，你在哪儿快活呢？酒吧还是茶馆？"

"我哪儿都没在。"张凯把心一横，索性道，"我出来的时候走得急，就带了几件衣服，身上就两百多块现金。但是我也不想向她低头，没有办法了，才给你打电话。"

对方并没有像那些熟人、朋友一样找理由推辞他，而是爽快地大笑起来："身上没钱，还想给老婆下马威，你也是个'气管炎'啊。这样吧，稍微等一等，我来帮你想想办法，你把手机开着就行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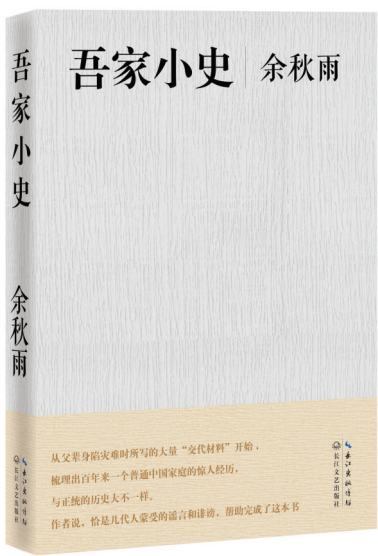
说完，对方挂了电话。张凯猜不出他说的是假话还是真话，是搪塞自己还是真心帮自己。不料5分钟以后，这哥们儿真的打电话过来，他告诉张凯，他的一个大哥，也就是他刚入行的时候跟过的一个人，现在住在北京某高档小区里，因为房子太大，他一直想找一个人和自己同住。他介绍张凯先去住几天，一切等他出差回来再说。

他告诉张凯，这位大哥姓邓，叫邓朝辉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。接着，他把邓朝辉的家庭住址和手机号码用短信的形式发给了张凯。张凯一看，这位姓邓的住得还挺远，便乘了地铁与公交，来到那个小区。这一带一看便是富人区，房子都不太高，房与房的间距极为宽阔，花草树木郁郁葱葱，完全不像在北京。

张凯刚走到小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住了。保安问他找谁？他说了门牌号和名字，保安便在小区外按门铃，没有人应答。保安说家里没人，不能让他进。

张凯便开始给邓朝辉打电话，电话没有人接。张凯无奈，只能站在小区外面候着。一些人从小区大门进进出出，张凯冷眼旁观，不禁有些奇怪：他们是如何住进这样的小区的呢？

（摘自《求职游戏》作者 崔曼莉）



自家小史
娓娓道来

04 两次大冲击

在和马兰谈婚论嫁时，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难接受的事："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点儿问题，曾从南方领过一个养女放在上海父母家，可她自己又走了。离异后我本不应该再管这个养女，但听说那个女孩生活和学习都有困难，因此每个月都在救助她。"

马兰问："你与那个女孩聊得来吗？"

我说："很困难。"

马兰又问："她学习还可以吗？"

我说："不好。"

马兰仰头一想，说："这是纯粹的人道主义了，我们一起承担。直到她长大后给她买个房子，能过日子。"

我说："这样做有可能给某些媒体带来话题，已经有这方面的动向了。"

马兰说："管它呢，大善无惧。"

这样一来，很多复杂的事情都好办了。

我们结婚20多年，遇到的第一个大冲击，就是有几个文人在传媒上造谣，说我在"文革"中参加过一个叫"石一歌"的写作组，问题很严重。一时间，全国很多报刊大吵大闹，连马兰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围了。

但是，马兰有最简明的思维。

她对自己的父母说："整个上海戏剧学院都知道，他在本单位民意测验连续三次都名列第一，才被文化部破格提拔为院长的。那时候，'文革'过去不久，大家记忆犹新，人人同仇敌忾。难道，本单位的那么多人都没长眼睛？"

我岳父是过来人，一听就懂："余家在'文革'中那么悲惨，子女能做什么事？一定又是当年的造反派在贼喊捉贼！"

我说："周恩来为了纠正'文革'中的错误，出来领导复课，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两个组，一个是在复旦大学的鲁迅教材编写组，一个是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组，笔名'石一歌'。我参加过前面那个组，他们故意搅混了。"

马兰问："那你为什么不出来澄清一下？"

我说："我只要一出来澄清，给人的印象好像后面那个'石一歌'小组真有什么问题了。那个组的成员都是上海各大学的教授，许多人年老体弱，碰到这样的事一定承受不了。我身体健康，能承受住这个压力，可以保护那些老人。"

马兰说："我们一起顶着。"

第二个大冲击，起于我们夫妻俩的一个决定。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后，我从灾区回来后告诉她，看到废墟上那些课本很心酸，我想为灾区学生捐建三个图书馆。

"大概要多少钱？"她问。

"至少50万元。"我说。

"建三个图书馆，这点钱怕不够吧？"她说。

果然，要建三个图书馆，除了买书，还要买各种设备，包括电脑、摄像机、灯具等，钱自然不够了。

她笑了："我说不够吧！"

虽然由我亲自选购一切，这件事还是很难瞒住大家。一位记者依稀听说我在捐建图书馆，却不知道具体的情况，就按当时捐建希望小学的惯例，报道我捐了20万元。虽然钱的数目大大缩小了，但是无法在中国红十字会的账户里找到那笔钱，因而那帮"啃余族"立即掀起了一场"诈捐"的风暴。

这下马兰有点儿着急了，她不是心疼钱，而是心疼我。她问："闹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说话？"

我说："这不是小误会，而是大颠倒。我一发言对方就没法活了。而且，中间又夹进去了一个讲《三国》故事讲得不错的文化人，他一定会被网络上的'回头潮'淹没。我还是老样子，保护别人吧。"

她说："不错。地震死了那么多人，谁也不该在大灾难中洗刷个人。"

我说："三个图书馆都在那里，用不着多说什么。"

我和马兰都是在屈辱和苦难中长大的，能够活到今天已经十分不易，因此完全不在乎别人理解不理解。就像从乱石堆中长出来的两棵小树，虽然也为这个角落带来了一点儿风景，却并不指望乱石能点头。

（摘自《吾家小史》作者 余秋雨）

（本连载结束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）